

◆江湖脸谱

“神秘”的班长

李宜华

我认识赵平是在工农兵小学读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时我在三班,二年级调到了二班,听说二班大多数都是老师的孩子,配备的师资力量是最强的。

不到九岁的小孩子,不明白老师其中的好意,稀里糊涂地调到另一个班,原来熟悉的同学都变成了陌生的面孔,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适应的。

赵平是这个班的班长。多年以后,赵平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的样子:有两条粗而黑的辫子,着一件白底红花的上衣,背着一个黄书包。他说我被老师带进教室的那一刻,早上的阳光正透过玻璃窗,晃动在我的脸上,那个画面很美好,以至于他一下子记住了我当天怯怯的模样。

每当说起这段往事,我都是既惊讶又感动。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在我三年级的日记本里,出现最多的就是他的名字,我会对比自己学习好且字也写得好的同学,有种发自内心的羡慕和崇拜。虽然是小学生,学校的活动一点也不少,周末文艺宣传队要排练,节假日到工厂农村去演出。两个人虽然形影不离,但从来不说一句话。

现在想来,赵平在当时可称得上又红又专,他不仅学习好,对于大大小小的活动也积极主动地参加,他比我们成熟早,比如小学学习黄帅,他有一天,召集我们班委开会,问我们可发现数学李老师最近有些做法不对,当时班委就他一个是男生,我们几个小女生因为害怕老师,都不敢说话。他说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因为有一同学上课不听讲,李老师拿着教鞭打了那个男生,说教鞭是用来教学的,不是拿来打同学的,他用巴掌大的小纸片写着一些义愤填膺的话,让我们签字,说等我们签字后,他就贴在学校的某个位置。当时,我们几个女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硬是没有签字,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小学毕业,我和他一同进入同一个中学,根据成绩又分配到一个班级,进入中学后,运动少了,学习抓紧了,尤其对于数理化的重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再一次激励着我们,对于陈景润的所有信息我们都心怀一种无比景仰之情。

赵平更是首当其冲。他会穿着带补丁的裤子上学,其实他家很殷实,他会在上学的路上,怀揣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一边走一边掏出来背诵,虽然现在看来表演痕迹大于实际效果,但他是真的在认真学习。直到前几年我们老同学聚会,我还取笑他,当时就差没有像陈景润那样撞到树上了。

高中毕业,他去了武汉就读了一所电力院校,毕业后分配到电力部门,也算是那个年代旱涝保收的工作了。后来就是书信往来,他的信总是最厚的,大多是谈理想谈人生,几乎没有儿女情长之类的话,像一位老者,更像一个哲学家,语言晦涩,在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下,会洋洋洒洒至少六页信纸以上,我为了回应他这么长的来信,也会竭力多写两页,以表示对于同学之情的应有尊重。

几年后,我跟随先生来北京读书,从中文

改行读金融。在越来越便捷的信息社会里,同学的联系反倒少了,只是在回老家的时候,偶尔会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会互发短信,沦为众多同学中互道寒暄的一种客套。

有段时间,他因为当上了领导,言语中有些官腔,但我还是想象着他原来的模样,说不上什么不适应,没有感觉好,也没有感觉什么不好,我发现我长大了,会宽容地对待一些我以前不愿容忍的人与事。再后来,听说他下海了,就职于一家与电力有关的上市公司。记得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他时,他问起了我现开什么车,问我的工资待遇等。我也从他的叙述中,知道他一切都好。我不认为这是他的某种炫耀,他从小在各个方面都很努力也很出色,一直担任班长,学习更是名列前茅,他的任何成就我都认为是他努力得到的。他聪明真诚,每次回老家,他都会组织很多同学聚会,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费用,在同学中有极好的口碑。

可就在去年四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微信,问我可有闲钱,借给他五万元,说最迟六月份前就还我。至于借钱的原因,一个没说一个没问,凭我和他从小到大的同学之情,我如果不借,恐怕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当时帐户里只有四万元现金,将帐户的余额截图发给他,他说四万也可以。我于是在五分钟内将钱汇入了他的账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给我发几个微信,内容是向我推荐一些好听的中外歌曲,并在这些歌曲后面,写上很长很长的一段段他对于这些歌曲的理解和感怀。我当时和几个朋友从北京自驾环线大西北,那段日子,我会在内蒙在甘肃在新疆,在一个个有人无人的地方,收到他冗长的微信,以至于我因为在旅途,都没有时间消化这些文字,不知道如何回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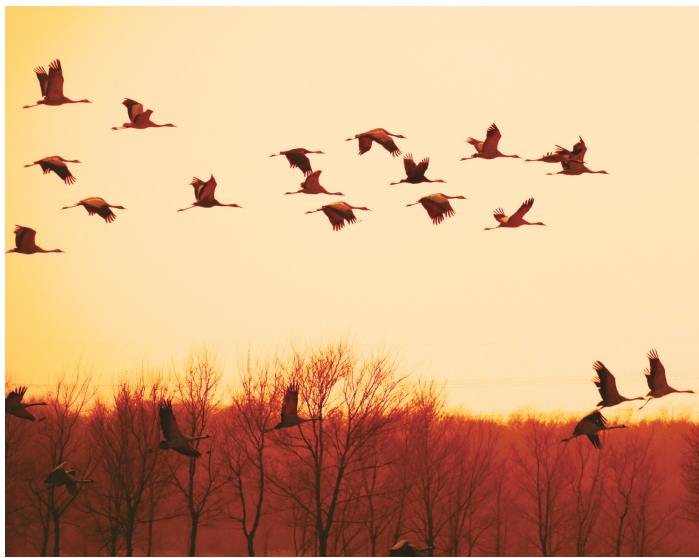
从去年四月份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有时会发个微信,他也会很快回复,只是钱的事一拖再拖。我特别怕他出了什么事,于是有一天,就问他遇到什么困难了,他仍然轻描淡写回复着。我其实在借给他钱后,反而变得特别小心谨慎,想着他是一个大男人,如果不是真遇到什么事,也不会向我开口的,我提钱反倒认为自己不厚道。期间,我回了一次安庆,见到昔日几位同学,他们向我说起赵平,说他向老家的很多同学都借了钱,而且至今未还。那一刻,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到北京后,我微信找他,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当时心里想,如果他真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会和先生商量后尽力去帮他。可是我听到的回答依然是对于我的敷衍,让我感觉到他对于我的某种隐瞒与不信任。那天晚上,我对于自己再次产生了某种质疑,一种自责。

但我特别不理解或者有些生气的是,他如果真的遇到什么难事,就应该直面去解决,哪有时间还每天给人发那么多风花雪月的微信,像一个鸵鸟。要知道,在老家的很多同学,工资不高,上有老下有小,纵有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波及到他们。虽说金钱是身外之物,但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后悔把钱借给他,因为我还是相信,赵平一定遇到了大的难处,不然他断然不会为了一点小利而去葬送几十年的同学之情。

但愿,赵平还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班长。



飞跃 佚名 摄

◆安庆碎影

给“桐二代”讲桐城文化

程向军

在深圳桐城商会任职的戴福全,一直活跃在深圳的桐城人圈子中。他欣喜地看着深圳的“桐二代”们茁壮成长,又陡然生出一丝隐忧,那就是孩子们对家乡桐城文化的感知缺失。因父辈早早来到深圳打拼,“桐二代”们大都出生在深圳,成长在深圳,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充满时代气息的南国文化。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感受先辈们缔造的桐城文化,长此以往,在外桐城人的文化根性难免逐渐掩埋在历史的尘烟中。戴福全暗下决心,一定要组织一次家乡桐城文化深圳行,让桐城文化的血液灌注到深圳桐二代的心中,让他们在成长的岁月里,不断在桐城文化的精髓里寻找到精神力量。

一念起,万事备。戴福全带着一种使命感,开始着手策划桐城文化深圳行的一系列行程。他在深圳桐城商会广泛宣传活动的意义与价值,然后马不停蹄赶回桐城,约见活动主讲嘉宾,并与桐城市委宣传部及三家主办单位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沟通。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一行六人从桐城去往深圳。

陶善高会长操着一口地道的桐城话与我们交流,十分亲切。他的三个孩子一个是香港籍,一个深圳籍,还有一个依然是桐城吕亭新店籍。他不无风趣地说,留一个老家的户籍,就是想保持纽带与念想。还有吴叶付监事长、柏发副会长等,虽然在深圳创业多年,仍然表现出对家乡的无比眷恋,让我们十分感动。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商会办公场所的楼梯墙上,张贴了不少家乡桐城各界人士造访的照片,其乐融融。

活动在国信证券大楼的一间沙龙会所正式拉开帷幕。桐城市文联副主席方云龙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作为开场嘉宾,资深文史专家李国春先生以《风雅桐城》开讲,气场全开。国春先生从山川形胜、历史叙事、文化教育、文物菁华四个部分,全面阐述桐城文化的前世今生和演变过程,对桐城文化在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融通交互的深度价值上进行了探讨,纵横捭阖,深入浅出,桐二代和与会企业家听得很是入迷。诗人李树侠以《行尽吾乡皆是诗》为题,分享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经验与心得,并且将诗歌在当代经济发展上的现实意义作了探究,令人耳目一新。我以《历史上的桐城籍书画名家》为题,梳理了两宋、明清以来在桐城本土以及从桐城走出去的书画家名录以及作品风格,分析这个群体在桐城文派盛名所掩下创出新境界的成因。应该说,在PPT直观展示的李公麟、方以智、姚鼐、姚元之、吴汝纶等先贤留下的书画作品中,不少桐二代们表现出对绘画艺术的浓厚兴趣。

三个小时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很快结束,我们三人的分享也告一段落。本季度轮值会长、监事长吴叶付深情的说,无论我们这些游子身在何方,家乡桐城永远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灵魂的家园。让我们的下一代赓续桐城文脉,深入了解认同桐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戴福全告诉我们,他毕业于桐城中学,始终铭记吴汝纶先生“勉成国器”的教诲,总想为家乡做点事,总想为社会做点事。做好事,做大事,应该就是桐城文化的精髓吧。

